

对话与困局

□米川

2026年3月14日,被称为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哈贝马斯离世,给世界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交往理性”(对话理解是人类的核心能力)。

对话有多重要?雅思贝尔斯指出,对话是通向真理的途径,是思想自身的实现。以写《知识分子的鸦片》而著称的法国思想家阿隆强调,对话的社会是人类存续的关键所在。当代英国教育技术学家韦格里夫和梅杰在《教育技术的对话之道》中指出,今日教育技术(设计与应用)的“语法”已从机器、工具、学习环境走向“对话”。对话,是技术增强教育的核心,是教育技术实现其价值和意义的路由。

对话如此重要,然而,学术对话却陷入三大对“交往理性”背叛的“困局”。

其一,越来越走向“小循环”中的自说自话。社会学家项飙指出,今天的学术越来越囿于圈内的“小循环”,绝缘与社会互动的“大循环”。他的批评还算是克制的。其他更激烈的批评是学术圈懂得都懂的“小圈子同质化的死循环”。学术的本义在于发出多种声音,迸发多元价值,那种精于迎合“所好”或被“规训”的话术,不可能推动“大循环”进而孕育出某种“社会希望”。

其二,流弊日盛的文字幻术滋生的学术黑话。学术固然离不开创造新词和专业话语,但若只是在“偷换概念、避重就轻、故作高深”中辗转挪移,那就是文字幻术了。而那种“不说人话”的学术叙事则直接用各种“专业词汇”筑起了“知识壁垒”。他们善于用“基金体”把“打麻将”“炒股”“闻花很香”表述得“伸手不见五指”:“大数据视角下的六度空间理论在情感供给侧匹配”“复杂群体中多因素干扰及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新型囚徒困境博弈”“审美主体对于作为审美客体的植物的生殖器官的外缘进行观照产生生理并使之上升为精神

上的愉悦感。”

其三,知识基础存在天然鸿沟的无效对话。以当下技术与人文的对话来说。技术哲学的工程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在认识论、价值观、切入点和关注点等方面各不相同,其对立是很自然的。更重要的是,技术与人文的对话常处于“知识和语义深渊”、知识性断裂、漂浮的浅识和过剩的修辞等构造的“对话壁垒”中,而缺乏知识基础和界限性共识的话语,流于浅表、想象甚至是误解的、无效的对话也就在所难免。哲学家程乐松说,对缺乏专业技术训练及当代技术史的专业性修养的观察者和思考者而言,AI是胶着晦暗的混沌。绝大多数关注AI话题的知识分子都对其中的机制和限制缺乏准确的了解,从知识意义上来说并不具备深度参与讨论并展开正确对话的能力。

弗莱雷一再强调,教育是一种互动对话,解放是一种互动过程。但是,“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至于那种反逻辑的“结构—虚构、技术—话术、科技—演技”之类的对话,映照的是判若云泥的“三观”。哈贝马斯指出,相互理解是交往的核心。交往偏重的是人与人的理解和取信的关系。真正的破局之道或许是建基于理解和信任的碰撞与共鸣。

近两年,我常常致敬国际教育技术学发展史上著名的欧克博奇会议(Okoboji Conference)。自1955年起,全美每年都要在美国依阿华州欧克博奇湖边举行视听教学和教育媒体领导人会议,迄今已25年,从中涌现出系列国际教育技术学巨擘,如伊利、查特斯、戴尔、霍本和芬恩等。该会议的宗旨是:没有知识的“传播”与“布道”,只有思想的“碰撞”与“共鸣”。显然,自由的碰撞与共鸣,是消弭自说自话、学术黑话和无效对话的根本动能。